

潘 公



苹果要熟了



苹果要熟了

浩然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字数 120,000 开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7}{8}$ 定价 4

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册

目 次

苹果要熟了.....	1
躍进小插曲.....	23
水生.....	38
馬車在大路上奔馳.....	53
石山柏.....	60
搬家.....	76
姑娘和铁匠.....	89
百花飘香的季节	101
过河記	115
有一个小伙子	126
滄堂光輝	136
帮助	149
爱	159
雲山健兒	177
往事	194
后記	217

苹果要熟了

夜晚。青幽幽的月光，洒在饱含春意的果树林子里。缀着细苞嫩芽的枝条，被微风轻轻拂动着。

十八岁的姑娘培红，离开技术股回宿舍去。她手里拿着几本书，顺着林边小路，轻盈地向前走，心里充满了欢乐。

她是个高中毕业生。从城里来到农村这半年光景，多半时间是学习，有时到生产队去，也是跟着王大伯或黄技术员当助手。刚才，技术股长王大伯告诉她，后山村成立了一个青年果树队，社委会决定派她到那里去。后山村是她的姥姥家，家里就是她姥姥一个人，去年老人家就催过几次，要她搬过去住，这回老人家可该满意了，自己的工作也算固定下来了。从明天起，她就要独立去工作，就要实打实地干起来。学习的东西能用了，自己的进步会更快，她怎能不高兴呵！可是，也有几分心恼。

她走着，忽见果树林里闪出一个模糊的人影儿，她连忙停住脚步，朝那边问了声：“谁呀？”

那边，亲切地回答着：“培红，是我。”

培红听清是技术员黄辉，又问：“是你，还没休息呀？”

黄辉朝她走过来说：“我怕你胆小，来送你。”

培红不服气地说：“去吧！我什么时候胆小过？现在上昌黎城我也敢去！”

黄辉已经笑嘻嘻地站在她的对面，像怕她跑掉似的，张开胳膊拦住她说：“你胆量大，谁不知道，我是有事找你说说。”

他们踏着月光，朝前走着。黄辉说：“培红呵，刚才我听说要派你到后山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培红点点头说：“明天我就搬家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哪，我很高兴，又担心自己干不好。”

黄辉笑着说：“你别开玩笑。你若干不好，谁还能干？照你这样有天才，又勤奋，过不太久，保管是中国的女性米丘林！”又压低声音说：“看样子是让你到后山当队长。”

这确实是个新消息，培红楞了一下：“队长，我干的了吗？”

黄辉说：“在技术股，王大伯本事是有，就是太保守。在他手下，什么积极性创造性也发挥不出来，后山文化人没一个，你去了就是孔圣人。你就放开胆子飞吧！”

临近门口，培红再不让他送了。黄辉无可奈何地停住脚步，忽然又喊住培红：“给你，水果糖。”

培紅接過紙包，微笑地說了聲謝謝，回身推開大門，她那俊俏的身影，立刻就在黃輝眼前消逝了。

培紅躺在炕上，嚼着水果糖，嘴是甜的；回味着黃輝剛才說的那些話，心里也是甜的。

培紅確實是個又聰明又能干的姑娘，去年她剛走入農業社門，什麼也不懂，什麼也不會做。僅僅半年光景，因為社里耐心培養，給她各種學習機會，她又肯下苦工夫學，就學會了好多東西。講起理論來，有條有理，黃輝夸她比王大伯要強的多。今年開春果樹剪枝，比她先來的幾個中學生都不敢領剪刀，她是第一個跳上樹。黃輝認為她比王大伯剪的還合乎技術原理。

黃輝是這個農業社唯一的知識分子，他上過技術學校。他技術不錯，可是，不知因為什麼，他在社里老是跟別人合不來似的。

培紅嚼着糖，心里想，王大伯總說人家黃輝不進步，不安心工作，可是人家是多麼和氣，多麼體貼人呀！以後自己要是當了隊長，跟他打交道的時候就更多了……。

二

雄鷄高昂的啼叫，把培紅吵醒了。

她急忙爬起來，刷牙，洗臉，梳辮子，然後，把被褥和書籍都包裹好。她估計社主任要有事情同自己談，起碼

要把黃輝从小道来的消息正式通知她。

她来到办公室找主任。主任正洗臉，对她說：“我要去看你哪，看，又走后边啦！怎么样，东西收拾好了嗎？一会儿找个人去送你。”

培紅說：“再有这么多东西我也搬得动呀，还用人工送干什么？主任，您还有什么事情嗎？”

主任說：“没有什么事情了，希望你到那里更用心些，还有……”

主任剛要往下說，忽被外边的来人打断了。

走进来的是个慍慍、健壯的小伙子。高高的身材，紫紅色的臉膛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笑时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齿。他穿着一身旧布衣褲，上边有好几处橫的、豎的三角口子——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山汉。培紅看着面熟熟的，一时又想不起他叫什么。

这个小伙子手提着一团繩子，直冲冲地往里走，問主任：“培紅哪？我来接她。”接着，地下当啷一声响，沒留神，用大脚把一只鉄壺踢翻了。热水洒在脚上，他只蹣了蹣，赶紧弯腰抓住鉄壺，一面又把剛才那句話重說一遍。

真是個楞头青，这股憨勁，讓培紅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来，忙把臉扭向牆壁。

主任忙做介紹：“这就是培紅同志。”又对培紅說：“这位是芒种。”

一提“芒种”这两个字，培紅想起来了。他是姥姥那村的，住在西头，是孙大腦袋的小半活。那时，培紅常常看見他光着脚丫子，爬到树上去玩。有一次，培紅順园子边上过，芒种攔住她問：“你們城里的电灯，点的什么油哇？”問的培紅又好气又好笑，就瞪他一眼，罵了声，“傻瓜！”拐弯跑了。

光陰真是快，轉眼，他長的这么高这么大，难怪不認識他了。

这边，主任說：“芒种是后山果树專家，从打八岁就給地主看树园子，真正是‘科班’出身。就是少念几本書，你們倆正好取長補短。”

培紅点点头，芒种憨直地笑了笑，这算見面礼了。

主任又說：“你們果树队都是小青年，將來都是專家。芒种是你們隊長。”

培紅大吃一惊：“他是隊長？他能当隊長？他是領導我的呀？”心里这么一翻騰，人就木呆呆地坐在那兒，好半天說不上話来，直到主任催她好几声，她才听到。她又糊里糊塗地領着芒种去搬东西。任憑芒种重新把鋪盖卷捆好，她沒有伸手幫幫忙，也沒有說半句客气話。半路上，她見芒种扛着她那鋪盖卷，默默往前走，他的腰板虽不會弯一弯，汗水却順着脖子直流。培紅心里有几分过意不去，忽然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緒冒上来，把应有的一点感激心情又給冲散了。她依旧是無言地跟在后边，只有

沉重的脚步才能說明她心情的分量。

到了姥姥家，老人喜出望外地出來迎接她。看見芒種兩個人前後走來，她的心里仿佛特別興奮。芒種放下東西要走，她趕緊上前一把拉住他不放：“你芒種哥，不要走嘛，晌午就在奶奶這兒吃，奶奶給你做好吃的飯，呵？”

芒種說：“不，我還有事哪。”他說着偷偷地看了培紅一眼，培紅也正在直直地看着他，他的臉忽地紅到耳根，扭頭就走了。

姥姥忙着做飯。培紅坐在炕沿上，手揉着辮梢，兩眼盯着炕席花紋發楞。

這當兒，黃輝哼着評劇走了進來。

“真是新官上任心氣高哇，干嗎這麼早，把我這送行人撇在後邊。”黃輝立在培紅對面，又指着鋪蓋問：“這是誰幫你搬來的？”

培紅頭也沒抬地說：“隊長。”

黃輝一楞：“誰是隊長，不是你？”

培紅仍然是那個樣兒說了句：“我配當？是芒種！”

“胡鬧，胡鬧，真胡鬧！這比不得在農田生產隊，果樹是科學工作，腦力勞動，怎麼讓一個只能賣力氣的人當隊長呀！”黃輝還打算借機發泄發泄不滿情緒，一見培紅臉色非常不好，就忙轉話題說：“不要生氣嘛，這隊長當不當有什麼關係，只要……”

培紅打斷他的話：“我不是為這個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呵？”

“是呀，培紅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呀！昨天晚上，今个早起，你不是挺高兴嗎？”培紅低下头，在心里暗暗地問着自己，“真是因为没有当上隊長？不，不，我不是那种人，那样太卑鄙，太可耻！”

可是，黃輝走后，她还是好半天心里不痛快。——人，就是复杂呀！

三

下午，青年果树隊員們，聚在队部开会，二十多个姑娘和小伙子，整整挤滿一屋子；有的唱歌，有的打扑克，还有的坐在一塊兒扯閒話，随便一件最普通的事兒，也能惹起哄堂大笑。

唯独芒种，一个人坐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，端着一本揉卷得像燒餅似的書翻着，一会儿閉上眼睛，一会又搖頭。好半天他才站起来，朝大伙兒打了一个手勢，說了声：“都不要吵了，現在开会。”他这是学哪些干部的作派呢，培紅心里这么想，一面冷眼看着他。

嘈杂的会場，立刻就靜下来了。

芒种收起那本書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只紅皮日記本，兩手捧着，結結巴巴念起来。他念的是生产計划。因为一停一頓，听也听不清，真讓人难受。培紅有好

几次想笑，一見大伙都是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又不敢笑，連忙轉过臉去，用手捂住嘴。

一陣掌声过去了，沉靜一小会兒之后，一片声音在培紅身后响起；接着又一片声音在她前边响起；左边右边……大伙兒正在搶着發言，搶着表示意見。都說了些什麼，培紅沒有听清楚；她的兩只眼睛，不停地往芒种那边轉，只見他一只粗壯的手，握着一支鋼筆，笨笨地在本子上移動着，有时停下来，想半天才記上一個字。

又过了一陣，芒种又站起来，宣布說：“对，咱們就分成三个分队，第一分队長自香，第二分队長孙立春，第三分队長培紅，大伙有意見沒有？”

“沒意見！”随着这样的喊声，又是一陣热烈的鼓掌。

培紅心里很不高兴：“你看我就能当你的打旗兵？先碰碰你。”就說：“我不干，干不了，自己吃几碗飯还不知道？当个見習队员还得試試看哩，还敢打腫嘴巴充胖子？”

她这几句不凉不酸的話，把大伙都逗乐了。

芒种以为她是客气，就用一种动員的口吻說：“我們都是青年人，誰的本領也不大，有困难大伙一塊解决唄！”

培紅心里說：別人沒本領，你还没有？队长嘛！她剛想說些什麼，大伙又拍起巴掌，也只好罢了。

芒种又比手划脚地宣布說：“明天咱們就开始果树施肥，施上肥就澆水。这工作本来就做的晚了，咱們得抓紧

搞，現在就討論施肥吧。”

.....

整个會議过程，培紅都像駕在云霧里。只有現在她离开那个悶气的小屋子，心里才輕快了許多。

太陽，从地面上收走最后一片陽光，黄昏在花果之乡降临了。

培紅剛走到門口，忽見一个高个兒小伙子，挑着一担水走进她家門口，喔，是芒种。她在迟疑的当兒，芒种又担着空桶出来了，她急忙往槐树后边一閃。

姥姥紧跟着送出来，她看見了培紅。

培紅挂着几分不高兴的口气問：“姥姥，干嗎讓人家給咱挑水？”

姥姥嗔怪地看了培紅一眼說：“傻孩子，自打你舅舅參軍走了之后，这几年不管刮風下雪，都是人家芒种照顧我。唉，亏了人家呀！”

来到屋里，姥姥一边給培紅端飯，一边滿面笑容地說：“那么好的人兒，还没有成家哪！”

培紅沒言声兒。

姥姥又說：“过去訂妥一个姑娘，沒福气，硬要跟芒种退婚，說什麼山里的汉子沒出息。这話傳到芒种耳朵里，气得他飯也沒吃就跑到乡里办了手續。他說：这种思想的人，我打一輩子光棍也不要她！”

培紅悶头吃着飯，还是沒言声兒。

姥姥說：“如今你年紀也不小了，也該有個打算。我喜歡你嫁在农村，一輩子就在姥姥身邊落戶安家。要我看呀，……”

培紅再也忍不住了，放下手里的碗，撇了撇嘴，說：“好姥姥，往后您可不要再說這件事了……。”

老人望着她，微微搖了搖頭。

四

大清早，鵝蛋青般的東方天邊，吐出一片嫩紅。

培紅帶着她的分隊隊員，頭一批到果樹園子里。在樹下邊，他們分了工：六個人，分三組，一組一行樹。立春媳婦是山外邊新嫁過來的，沒做過果樹園里的活，培紅就讓她跟自己一組。大伙各人拿起家具就干起來。

立春媳婦見別人都熱鬧鬧地忙起來了，就催培紅：“表妹，咱們也下手吧，糞怎么使呀？”

培紅說：“就跟莊稼追肥一樣唄！把土松松，撒上糞，再蓋上，然後再上水。”

立春媳婦說：“好，我有力氣，我刨土，你撒糞。”

培紅自然也不示弱，急忙奪大鎬：“我刨吧，我的勁頭不比你小。”

兩個人唯恐落在別人後邊，也不再爭了，就像兩只啄食的鵝兒一般，不大工夫就干完了半行。她們正干的起

勁，芒种抹着大汗走过来。

芒种是挨行檢查的，到了培紅这行一看，不由得脫口喊叫一声：“哎呀，你們倆把糞使到哪兒去啦？”

两个人同时吓了一跳。培紅扭臉一看，只見芒种臉繃的像只茄子，又听他用非常难听的声調質問她：“你不知道，也該問問別人呀，这样使糞，不是瞎子点灯白費蜡嗎？”

培紅直起身来，故意掠掠头髮，她發覺旁边好多人都給芒种的粗葫蘆大嗓門惊动了，都扭过头来看她，她又羞愧，又惱怒。她不能受这种侮辱，也繃起臉，回击着芒种：“請你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？你說不施在这施在哪去？”

芒种說：“树吸收糞勁全靠树根，树帽多大，树根多大，糞得使在鬚根上，不能使在树干上。”

培紅仔細一想，这些話也有几分道理，心里暗道：別小看这个人，还有一套理論呐！她又扭轉头朝另一行果树看去，好像人家沒有把糞施在树干上，都施在离树干老远的地方。現在，她开始發覺自己沒有做对，也可以說是錯了。錯了，那就承認改正吧，这也是她一貫說服同学的口头語，可是，因为面皮关系，她不能这样办，起碼是在这个节骨眼不能这样！如果那样承認了錯誤，可就把人丢到家！攪理嗎？沒有理由，現在，只有逃避。

培紅想到这兒，回头对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立春媳

妇說：“咱們快干吧，沒閒工夫磨牙玩。”

芒种逼进一步說：“不行，得返工！”

培紅倒吸一口冷气：“返工？我不返！”

“同志，这是工作，这是关系农業社集体利益的工作呀！你不能耍性气！”

“誰耍性气？是你还是我？讓大伙兒評評，你毗牙瞪眼的，好像我們犯了天大之罪！憑你这个教訓人的态度，我也不能服从你！”

芒种也起了火，臉上、脖子上的青筋暴老高，正要开口說什么，只見自香跑了过来。

“隊長，隊長，有个事跟你說說。”

自香是团支委，剛才的事情她早听清了，她裝得不知其事地对大伙笑笑：“你們都休息一下吧，我先跟隊長說件事兒。”

这边，培紅怀着一颗痛苦而又委屈的心情，坐在树下边。她把手插进衣袋里，忽然想起新从城里买来的“果树栽培技术手冊”，掏出来，翻开一看，在施肥与灌溉一欄里，写着施肥方法，跟芒种剛才說的是一点兒也不差。她急忙把書合起来，低下头。

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只見芒种和立春媳妇正在她們搞錯的那几棵树下边返工。她的臉越發火辣辣起来。

芒种脫掉了藍布夾襖，只穿着一件黄色背心，粗壯的胳膊，肌肉鼓溜溜暴露着，像小树干一般；汗水，从他那剛

剛剃过的頭頂上冒出來，流到臉上。在會議上講話的時候，在往小本子上寫字的時候，他顯得有些拙笨，然而，一干起工作，一投進勞動，他就變得那麼靈巧，那麼敏捷，那麼多才多藝！

現在，培紅隱隱感到，芒種是比自己的能力強；他是一個够格的生产隊長。可是，他為什麼對自己那麼嚴厲，他為什麼一點也不體貼人，一點熱情也沒有哇！

她這樣想着；把本子裝到口袋裡，又摸到口袋裡有一塊吃剩下的糖塊。這是黃輝給她買來的。她竟然想到：如果芒種再有黃輝的熱情和性氣，那真是難得了……。

太陽移到正中午，果樹隊隊員收工回家了。

芒種拿起自己的衣服和家具，緊走兩步，追上培紅，剛要開口，又吞回去了；為難一會兒，才鼓足勇氣，輕輕說了聲：“培紅，你慢些走，我跟你說句話。”

培紅停住腳步，半側過身子來，拿出姑娘對小伙子特有的態度，冷冷地問他：“什麼話？”

芒種說：“今個，就是那會兒，我的態度太不好，剛才支委自香批評我工作不講方式，真是那麼回事，往後一定要改。你對我還有什麼意見？說說好嗎？”

“我沒有什麼意見！”

培紅這樣說了一句扭頭就走。

芒種的臉忽下子又紅了，木在那兒半天。

培紅走了幾步，又有幾分後悔：“唉，真該死，為什麼